

我救你命，你暖我心。
纵有一身神技，也但愿被你温柔相待。

希行 最新力作

起点500万点击 粉红月票榜第一

知名插画家呀呀 手绘封面图

随书附赠 趣味书签

全套赠送手绘海报+独家番外

娇娘

医经

柴

希行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希行·著

娇娘

医经

柴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娇娘医经 柒 / 希行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339-4320-2

I. ①娇… II. ①希…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251323 号

责任编辑 徐 旻
封面绘图 呀 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娇娘医经 柒

希行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321千字

印张 15.5

插页 1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20-2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六十一章	i	痊愈 / 001
第六十二章		暗亏 / 021
第六十三章		困境 / 037
第六十四章		居心 / 058
第六十五章		夜杀 / 078
第六十六章		星聚 / 104
第六十七章		攻城 / 124



第六十八章 局定 / 150

第六十九章 沉睡 /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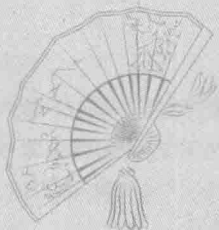
第七十章 本心 / 188

番外

番外一 陈家 / 213

番外二 秦弧 / 225

番外三 守护 / 236



第六十一章 痊愈

屋子里的灯又点亮了一盏，人也多了起来，软轿被抬进来。

“见过夫人。”在外厅隔着帘，李太医有些激动地长身施礼。程娇娘在内点头还礼。

“谢过师父……”李太医忽地又再次施礼，这一次程娇娘避开了。

“夫人，当初您给陈老太爷治病时，同意让我观摩针法……全靠那时候学到的，这一次我才能侥幸救得郡王一命。”李太医激动地说道，“不，所以说，还是娘子又救得郡王一命……”

一旁有人重重地咳了一声，“时候不早了，李太医改日再叙旧吧。”顾先生皱眉道。

是啊是啊，今日是人家新婚，又累了一天了。李太医讪讪地搓搓手，肃正了神情，“是这样的，”他开口道，“郡王的身子突然有些不好……”

帘子突然响动，外间的人吃了一惊，没想到程娇娘就这样走出来了，几个幕僚忙低头回避，心里不免有些埋怨，这女子已经换了家常的裙子，头发也散开了，真是……

李太医倒没有避讳，引着她站在肩舆前，婢女忙举灯跟过来。

夏日里裹着披风的晋安郡王面色有些僵硬，闭着眼不知道是睡还是醒。

程娇娘只看了一眼便站直了身子，“没事。”她说道。

李太医的脸色就有些讪讪，“我知道不是不好了，只是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晚上连药也没吃下去……”

“还不是你们胡闹！”顾先生忍不住拉着脸气道。

所谓的胡闹，是亲自出来拜堂吧。婢女忍不住看了一眼晋安郡王，耳边听得那位顾先生的声音越来越大。

“……一直都下不了床，你们倒好，让他站了那么久，还走了那么长的路……你为了敬师就不在乎郡王的身子了吗？”顾先生越说越生气，也顾不得什么失礼了，抬起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拜个堂有那么重要吗？不拜又怎么了？”

内侍和李太医做了亏心事般低着头也不说话，屋子里只有顾先生的声音在回荡。

“要走出去说。”一个女声突然响起，顾先生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我要歇息了。”程娇娘说道。

他是幕僚，是清客，不是奴婢，她竟然这样毫不客气地赶他走！顾先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李太医却忍不住笑了。这女子说话如何不客气他可是早有领教的。

“是我的疏忽失误害得郡王如此。”他忙出来打圆场，“所以还请夫人照看郡王一晚，我们也好安心。”

程娇娘“嗯”了一声，屋子里的人有一瞬间的愣神。

“那快扶郡王进去吧。”内侍最先反应过来说道，屋子里这才活络起来，几个侍女打起帘子，四个小内侍搀扶晋安郡王。

“快铺好床。”婢女进来，见半芹还有些呆，忙催促，一面也疾步过来。

半芹这才回过神来，有些慌张地将地上的枕头捡起来，和婢女一起将被褥整理好。

晋安郡王却还穿着喜服，少不得又是一阵忙乱地将喜服脱下来。折腾完这些，屋里的灯便又多了两盏，窗外已经是夜色浓浓。

“夫人，您看留下两个值夜伺候的人够不够？”内侍小心恭敬地问道。

“不用。”程娇娘说道。

“我家娘子……夫人……”婢女忙道，“夫人不习惯有人值夜伺候的，公公带着人去歇息吧。”

外间要用脸走但是又放不下晋安郡王的顾先生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那怎么成？郡王如今这样……”

“如今这样你们在跟前伺候着就能好了吗？”程娇娘的声音从内室传来。

李太医低下头忍着笑，伸手拉住气得面色铁青的顾先生，“走吧，走吧。”他低声说道，“顾先生你不知道，这娘子诊病就是从来不许人在跟前看的。”

“是啊，有程娘子一个人在，比我们十个都强。”内侍也松了一口气。

站在门廊下，红灯笼映照得顾先生脸色通红，“你们倒是放心得很。”他瞪眼说道。

内侍看着院中轻轻叹气，“先生，有时候人得认命。她不可信的，这都是郡王的命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明明可防可避的事，怎么就成了命了？

“先生放心吧。”李太医说道，从顾先生身边迈过，“如果她不可信的话，这世上就没人可信了。”

顾先生皱眉，看着鱼贯退出来的内侍、侍女，再看已经走到院门口的李太医二人，只得无奈地跟上去，“你们最好别再诳骗我第二次！”

说出这句话，前边的李太医和内侍的肩头似乎缩了缩，旋即加快脚步。

婢女伸手灭了俩盏灯，看着坐在几案前已经重新看书的程娇娘，“娘子还要喝茶吗？”她问道。

“不用了。”程娇娘说道，放下书想了一下，“点根香吧。”

“是娘子自己做的那盒子香吗？”半芹问道。

程娇娘点点头，半芹便忙去找。



“娘子还做了香？”婢女跟去帮忙。

在东次间里的箱子里翻找一刻，半芹高兴地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是啊，四郎君不在了的那几日，娘子每日都做一点。”她说道。

婢女不常在家，这些事自然不知道，闻言叹气，“这香一定是很好的。”

看着香点燃，程娇娘对着她们二人点点头，“你们去歇息吧。”

“娘子，我们就在外间。”她们亦是点点头说道。

屋子里恢复了安静，程娇娘看完了最后一个字放下书，外间丫头们窸窣窸窣的声音已经沉寂了，渐渐地，有微微的鼾声传来。提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下，两个丫头挨着枕头就沉沉地睡去了。

程娇娘转过身看向卧榻，卧榻上的男人也安静地睡着。她走过去，坐在床边看着被卧榻内阴影遮住面容的年轻人，“你，要不要喝点水？”她问道。

晋安郡王的睫毛抖了两下，慢慢地睁开眼，“我……”他看着程娇娘，眼神似乎有些迷茫，“你啊……”

他没有再说话，似乎已经明白现在在哪里，又是怎么回事，在枕头上摇了摇头。

程娇娘点点头，也没有再说话，转身灭了灯。

屋子里陷入一片黑暗，但晋安郡王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那女子在自己身边坐下，放下帐子，拉过另一条薄被搭在身上躺下来了。夏日里贴得几乎胳膊挨着胳膊的距离带来一股热意，软软的，香香的。

晋安郡王睁着眼看着帐顶，一只手忽地抚在他的身上。他顿时僵住了，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

那只手又抬了起来，似乎也迟疑了一下，又落下来，再抬起来，再落下来……晋安郡王忽地回过神来，这好像是……

“睡吧。”耳边女声说道。

身上的手收了回去，身边的人也微微地翻个身面向外，晋安郡王觉得他的汗都出了一层，忍不住喊了一声：“程昉。”程娇娘也“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我……”晋安郡王说道，“有点难受。”

背对自己的人并没有转过身来，“这种事，哪里有不难受的。”

半芹是迷迷糊糊听到内里传来的说话声的，她想要睁开眼却睁不开。

“……这种事哪有不难受的……”

什么事？是不是出事了？快醒来，快醒来。半芹用力地睁开眼，眼前一片黑暗，她不由得大口地喘气。

内室那边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黑夜里万籁俱寂中格外清晰。

半芹想到自己先前听到的话，顿时坐起来。不是梦！

婢女被她带得醒过来了，有些迷迷糊糊的，“怎么了？”她问道。

“里面好像……”半芹看向内室，话音才落，就听其内传出一声低呼：“疼！”

半芹和婢女同时一个激灵，半芹就要下床，婢女则坐了起来。

“……跟你说了，这种事哪有不难受的，忍忍就好了……”

又一个声音低低地传来，内室说话的声音便没了，只有隐隐的闷哼声。

婢女身子一僵，似乎想到了什么。不会吧……她忙伸手拉住半芹，“没事，没事，快回来躺下睡。”

半芹有些狐疑，“那里面的动静……”

婢女面颊烧红，贴近半芹耳边低语一句，半芹顿时面红耳赤。

“娘子没喊人，就，就别管了。”婢女躺下来，迟疑一下，伸手扯过被子盖住头。半芹看着她这样，脸红耳热，有心再听又不敢，干脆也爬上床闭上眼睛用力睡去。

夜色浓浓，耳边似乎有声音又似乎安静得很，在乱纷纷的思绪中，室内渐渐归于宁静。

婢女和半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乱纷纷地做了一晚上的梦。半芹挣扎着醒来时还有些恍惚，入目陌生的摆设却让她瞬时清醒过来。“姐姐！”她起身去推一旁的婢女，婢女也醒过来了，看着外边蒙蒙的青光亦忙起身。

室内也已经有了起身的动静。

“娘子？”婢女在门外低声问道，听得其内程娇娘“嗯”了一声。

婢女却有些不敢进，还是半芹推了她一下，她才推开门。程娇娘已经简单地缩起头发，穿上了家常的襦裙，正披上罩衣。

婢女和半芹下意识地看向卧榻。帘子还放着，其内的人似乎还睡着，她们的视线落在卧榻边，顿时像被灼烧一般慌忙避开了。从帘帐下露出了一角明显落在地上的淡绿色的中衣，这不是她们熟悉的属于娘子的，那么就是……

“夫人起身了吗？”门外传来妇人的声音，婢女和半芹吓了一跳。这是宫里来伺候的妇人，昨晚都在院内的次房里歇息，再听院子里有脚步声及洒扫声传来。

程娇娘伸手取下墙上的长弓迈步向外而去。婢女和半芹忙也惶惶要走，半芹想到什么又忙伸手拉住婢女，指着帘帐下那一角衣裳。婢女面色通红，一跺脚上前扯出来，胡乱地扔在一旁的衣架上，飞也似的跑出去了。

门被打开了，看着走出来的程娇娘，门外的内侍、宫妇忙施礼。

“郡王醒了。”程娇娘说道，“你们进去吧。”

内侍大喜忙进门，却见程娇娘先迈出门去了。

看着她手中握着的长弓，宫妇侍女们下意识地避开。

“夫人您这是？”内侍问道。

“我家娘子……夫人……”婢女忙道，一时改口总有些不顺，“夫人早晨要去校场练箭的。”

练箭？“是，是，来人。”内侍忙点头，又让一个侍女引路，“当初太子爱玩乐，所以特意填了湖做了大大的校场……”

程娇娘笑了笑，“哦，那里啊，我知道。”

内侍也恍然。可不是嘛，当初郡王带着她认真地在府里看了呢，校场边的花圃就



是按照她的意思做的。

婢女虽然也想去，但半芹抢先一步，“姐姐你留下来准备夫人回来后的洗漱。”她说道，逃也似的跟着走了。

婢女跺脚，要跟上去，最终只能停下，对着内侍和宫妇们讪讪地笑了笑。

“半芹姑娘，不知道夫人的口味，这早饭……”内侍想到什么说道。

婢女大喜，“我知道，我去看看。”

内侍忙让一个侍女带着去，婢女又吩咐人烧好水。一一安排了，内侍等人才走向室内，李太医这时候也过来了。

“殿下？”内侍掀开帘帐唤道。晨光照进卧榻，躺着的人也微微地睁开眼。

内侍忍不住挤眼挑眉带着几分打趣一笑，“殿下睡得可好……啊！”他话没说完声调一提，一声惊呼出口。这惊呼把屋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太医，太医。”内侍颤声喊道，一面冲外招手。

李太医忙疾步过来一把扯开帘子，“怎么了？”他问道，看向卧榻上，神情也是一惊。门外有侍女此时走进来，“夫人说，让把卧榻上收拾一下。”

把卧榻收拾一下？屋子里其他人的视线不由得看过去，透过内侍和李太医一左一右拉开的帘帐可以看清卧榻上的光景。晋安郡王赤裸上身躺在其上，身下被褥凌乱……

不会吧！所有的人同时闪过一个念头。

“啪”的一声响，让廊下垂手立着的内侍们抖了一抖。

“你们……”顾先生面色铁青，看着面前站着的内侍，“你们干的好事！”

内侍垂头不语，顾先生来回踱步，“太荒唐了！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内侍面色有些讪讪，“或许……或许并没有吧……”

话音刚落，内室的宫妇带着一丝古怪的笑走出来，手里还捧着一块白绫。

“那个……”她结结巴巴地说道，目光乱转，最终落在一旁胡床上由李太医正细心望闻问切的晋安郡王身上，“恭喜……恭喜殿下。”

恭喜？几人的视线便下意识地落在那宫妇手里捧着的白绫上，其上有斑斑点点些许梅花般的红点……大家的脑子里都“轰”的一声炸开。

顾先生和李太医都是当祖父的人了，自然明白这是什么。内侍虽然不算男人，但在宫里也不是没见过。果然……李太医手里的引枕便一松，落在胡床上。

这声响并没有惊醒晋安郡王，自从适才掀起帘子那一刻的清醒后，他就又陷入了昏睡，黑黄的面色透着一丝惨白，虽然穿上了中衣，但露出的脖子上依旧可以隐隐看到一块块的青紫，那是人的手掐出来的……再有这屋子里的香味，不会是催情的吧？

屋子里陷入诡异的沉默，片刻之后，顾先生愤愤吐出两个字：“禽兽！”

“……那怎么可能，郡王都那样了……”

低低的议论声似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站在净房里试探水温的婢女面红耳赤。

“……怎么不能？你闻闻，闻闻这屋子里有股怪怪的香味。”

“顾先生问了，李太医说，没闻过这种香味，说带着药味呢。”

“是催情的药吗？”

香！那支香！婢女脑子里“轰”的一声。是……娘子……主动的啊？

婢女站在室内有些发呆，打开的窗让清晨些许凉爽的风在室内盘旋，带着几分清爽，也让她回过神来。既然是娘子做的，那就一定有娘子的道理，娘子做的事不会错！婢女深吸一口气，端正了脊背。

皇宫里，听了回来的宫妇内侍们的回禀，太后一脸惊讶，“不会吧？”她说道，放下手里的茶碗，“她竟然能做出这种事？”

内侍点点头，带着几分夸张，“是啊，真是没想到呢。急慌慌地又请了太医来看，都说是内耗虚空，别说灌药了，连醒都醒不过来，一群人正急得团团转呢。”

“亏得郡王还一片痴心地亲自撑着来和她拜堂，结果她呢？竟然……啧啧……”宫妇摇头说不下去了，一脸不忍心，“急什么啊。”

急什么？太后心里冷笑一声。急着要怀上骨血吧。果然好算计，也好狠毒。能煽动民众那样给她送嫁，让她这郡王妃的名头更为响亮。再下催情药，能怀上身孕的话，将来如果玮郎不在了，她这个郡王妃也有足够的理由好好地活下去了。这个女子断然拒绝给六哥儿治病，又勾结皇后，勾结玮郎送了秘药让安妃有孕，再借着太白经天害死了四哥儿，气昏了陛下，气疯了贵妃……一步一步将手伸进皇家，可想而知，如果自己不在，这天下会变成谁的天下……

“娘娘，皇后并没有什么倚仗，她最大的倚仗，就是这个程娇娘，甚至晋安郡王将来要倚仗的也是她。他们要做大逆不道的事，那必须有人给他们正名，而这个程娇娘一直以来花费心思博名，就是为了让民众信服她。将来她只需要说一声谁是真命天子，那民众也不会质疑……”高凌波的声音在耳边再次响起，“娘娘，要拔掉这颗毒牙，还不被民众质疑，这就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的好机会了。”

太后吐了一口气，握紧了手。不能再等了。“来人，传她进宫。”

宫里的内侍奉命出宫门的时候，程娇娘已经吃过饭了，并一如既往地开始写字。不过，是坐在起居厅内写，因为这里还没有她的书房。

婢女在外边见府里的仆妇，熟悉郡王府的家事。一番人一番话说下来，婢女忍不住用手扇了扇，旁边的半芹立刻给她摇扇子，“半芹姐姐，这比在外边当大掌柜还辛苦吧？”

“不辛苦。”婢女笑道，“问清楚她们是干什么的，就让她们还干什么，就可以了，咱们只是动动嘴。”

正说着话，有仆妇过来了，“半芹姐姐。”她说道。婢女和半芹都下意识地应声。

这让仆妇愣了一下，半芹也吐吐舌头笑了。

“夫人要的书房收拾出来了，姐姐过去看看怎么样。”仆妇忙道。

“还得动动腿。”半芹用扇子拍婢女的肩头嘻嘻笑道。

婢女也笑了，抬脚要去看，程娇娘在内唤住她。

“夫人，什么事？”婢女进了室内问道。

程娇娘停下手里的笔看着她，“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婢女一惊，脸色变了，“娘子，你要做什么？你不要赶我走啊。”

程娇娘笑了，“我以前不知道你们会在我身边多久，所以也就没有刻意要记住你们。现在看来，你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了。所以，你叫什么名字？”

她笑了，婢女的眼泪却落了下来。她忙将眼泪擦去，坐正身子对着程娇娘一笑，俯身施礼，“婢子素心，见过娘子。”

“素心。”程娇娘念了一遍，点点头，“你去忙吧。”

素心再次施礼应声“是”。

相比于新房这边其乐融融一派新气象，晋安郡王的院子里气氛紧张。

“还有别的办法吗？”顾先生停下踱步问道。

李太医抬手擦了擦汗，“我在想呢。”

顾先生便又开始走来走去，内侍跪在卧榻边拿着热毛巾不停地敷晋安郡王的肩头和胸前。晋安郡王昏睡着，上身赤裸，肩头和胸前的瘀青清晰可见。

“这是用手掐的啊。”内侍忍不住哽咽道，“怎么下这样的狠手啊。”

“你还问？”顾先生竖眉，“她的手可是能拧断人脖子的！你说狠不狠？”

内侍低头，“我可怜的郡王，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怪郡王？”顾先生竖耳听到了，更是恼火，“还不是你们的主意！这人一来，就把人当靠山了。郡王以前不好，不是也没靠她吗？”

他正说着，外边李太医探头进来，“不如，还是问问夫人……”

“李四申！”顾先生的咆哮在室内响起。

宫里太后的内侍就是在这个时候进门的，打断了这边的吵闹。他先进来看了晋安郡王，“我的天啊，郡王怎么这样了？”他伸手拭泪，又带着几分严厉回头看屋子里的人，“不是说好多了吗？这又是怎么了？”

人跪了一地，“是奴婢们没用。”他们俯身说道。

内侍看向程娇娘。程娇娘安静侍立，似乎没听到他的话。

“也是没办法，郡王这身子本就不好。”内侍又换了话题，对程娇娘施礼，“所以娘娘特提前册封了夫人为郡王妃。”

程娇娘这才跪地施礼，“谢太后娘娘。”然后伸手接过内侍递来的金册、印玺等物。

“那郡王妃跟老奴进宫谢恩吧。”内侍说道。

程娇娘应声“是”：“还请公公稍等。”

看着程娇娘换了郡王妃大妆礼服坐车跟着内侍离开，郡王府的众人才转回身来。

“怎么会提前册封？”顾先生皱眉说道。

“本就是为冲喜，早一些也是应该的。”一个幕僚说道。

顾先生摇摇头，“要是真心为了冲喜，那婚嫁当日也不会那样慢待了。”他说道，看着远去的马车拧紧了眉头，“宫里，还有人照应吗？”

一个内侍便过来点点头，“还有些的。虽然近太后身边难，但传个消息递个话还是可以。”

顾先生吐了一口气，“她不是挺厉害吗？最好能自己保住自己。”他说到这里又回头，看着屋子里的李太医：“还有你，你最好也别等着靠谁，快些自己想办法让郡王好起来！”

李太医有些无奈地应声“是”：“走走，我再换服药去。”他招呼着小童，小童带着两个内侍应声“是”。

皇宫里，程娇娘对着太后施礼谢恩。太后没有说话，一旁的宫妇拿着一卷书一板一眼地念了一通《女则》。程娇娘再次施礼谢过太后教导。

“都说你有好医术。”太后这才慢慢开口，在“都”以及“好”二字上加重语气，听起来带着满满的嘲讽。程娇娘低头听她说话。

“……玮郎又早求了陛下，应允了这门亲事，你不可辜负了他的心意，要好好侍奉他，让他把身子调养好。”

程娇娘应声“是”。

“玮郎他自小身子就不好，进宫的时候小，人又难养，时不时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哀家可是费了好些心血才养好了他……”太后说着也想起曾经，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玮郎他可是哀家心尖尖上的，你可要好好待他啊。”

程娇娘看她一眼俯身施礼，“是，这是臣妾的本分。”

“娘娘，您可别哭了，这是大喜的事。”内侍含笑劝道，一面递上毛巾，“太医可说了，您不能哭的，您要是有个不好，郡王殿下可惦记得很呢。”

您要是不好了，郡王殿下可就要惦记不该惦记的东西了。太后听懂这提醒，接过毛巾擦泪，一面冲程娇娘摆摆手，“这是大喜的事，你去见见陛下，让他也高兴高兴。”

程娇娘应声“是”，起身告退。

去见陛下，自然就是去见皇后。当看到程娇娘走进来，皇后面上难掩惊讶。

“太后让你来的？”她问道，看程娇娘身后并没有内侍跟随，“她现在防你和本宫跟防贼似的，竟然主动让你来本宫这里？她不会不知道，本宫这里她是插不上手的。”

程娇娘“哦”了一声：“那大约是觉得不用防了。”

不用防了？皇后皱眉，旋即想到什么猛地站起来，“不好！”

“好了。”李太医看着平息了水滚的药锅，一面站起身来。这次换了新药，还换了新的文火熬煮办法，应该会起效了，至少能补充些精气醒过来。

小童端起药锅将药倒出来一碗，早已等候在旁的一个小内侍忙伸手接过。

“走吧。”李太医说道，拐过小药房穿过短短的抄手游廊就到了晋安郡王的屋子。

“景公公呢？”迈进门，李太医问道。



屋子里只有两个内侍并两个侍女，并不见时常守在这里的景公公。

“刚被顾先生叫去了。”侍女答道。

李太医点点头，侍女们便去扶起晋安郡王。一个内侍拿起鹤嘴壶，捧药的小内侍上前将药慢慢地喂给晋安郡王吃了。

“好了，你们在这里细心看着，如果醒了就立刻来唤我。”李太医说道，“我再去配一服药来。”内侍、侍女应声“是”。

景公公迈进门时，便只看到屋子里两个跪坐在卧榻前小心地摆放冰盆的侍女。

“李太医呢？还没熬好药吗？”他皱眉问道。

“已经喂郡王吃过了。”侍女忙道，“太医又去熬药了。”

景公公这才舒展眉头点点头，看着垂下的帘帐。

“李太医说可能会醒的。”一个小内侍忙道，景公公便忍不住迈步过去，伸手掀起帘帐。“殿下？”他一面看过去一面小声唤道，这一看顿时脸色大变，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殿下？殿下！”他伸出手扑过去，抓住晋安郡王的身子，触手冰凉僵硬。

不！景公公的手猛地松开了，人就向后倒下去。

“殿下！”尖厉的喊声在室内响起，李太医正端着药进门，被这喊声吓得手一抖。

一个小内侍从室内连滚带爬地出来了，“殿下死了！殿下死了！”

死了……“咄”的一声，李太医手里的药碗落地碎裂。

门窗关着，垂着帐帘的屋子里闷热无比，但站在其中的人却如同那摆在屋角的冰盆一样，心里都揣着一块冰似的，遍体生寒。顾先生的手微微发抖，看着卧榻上面色青白的晋安郡王。“这，这不是跟以前一样，昏迷着呢？”他喑哑道。

卧榻边景公公瘫坐着，“眼睁着……眼睁着……我……我给他盖上了……不瞑目……不瞑目……”自从大家进来后，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如同痴傻了一般。

双眼睁着，不瞑目……顾先生只觉得再一次气血上涌，“李太医！”

“凉了，凉了。”李太医在另一边喃喃，手来回地抚过面前的金针，却始终没有拿起任何一根。

“到底是怎么回事？”顾先生伸手揪住他吼道，“郡王是怎么死的？”

郡王死了……连顾先生也承认了，其他人的心彻底沉入深潭。

“是不是因为那女子昨日的……”

李太医有些怔怔。那个女子！“起死回生！她能起死回生！”他喊道，转身就往外跑。

顾先生大怒，伸手揪住他，“郡王就是被她害死的！你竟然还要去找她！李四申，你到底是什么人？”他吼道，声音沙哑颤抖。

“不是被她害死的。”李太医喊道，“是毒发了，是毒发了。”

“什么毒？”顾先生颤声问道。

“还是那种毒！”李太医已经接近癫狂。话说到此，外边有人疾步进来，“查出来了，就是这碗药。”他说道，将手中的空碗以及鹤嘴壶递上来。

此言一出，室内的侍女内侍顿时瘫软在地。如果不是病死的话，那他们这些人也就完了。不管凶手是谁，她们这些近身伺候的一个也别想逃。

“我，我没离开过！我没离开过！我听着师父的话，我绝没有离开过药室。”

耳边小童的喊声凄惨，抱着李太医哭号。

“防不胜防……”顾先生喃喃说道，目光扫过地上瑟瑟发抖的侍女内侍。是他们中的谁？知道借着大婚，宫里会送进来很多人，也会有很多对他们不利的人混进来。已经做了最好的防备，郡王身边的人筛选了再筛选，结果还是……是强撑着拜堂耗费了本就不多的精气，还是被推去洞房遭蹂躏掏空了身子？再来一碗上次未吃全的毒药……一定要郡王死的，是一方人马，还是两方？还是很多方？

“去请郡王妃回来！郡王妃能起死回生的！郡王这不是病，郡王这是中毒，她一定有办法的！”李太医喊着，挣开顾先生冲了出去。

请她来？又是这样，郡王生死关头，她总是不在。上一次她在赏花游园，这一次她又去了皇宫。顾先生笑了，“原来太后这么急着册封她，是为了这个啊。抑或，是早就商量好的吧。再者，她又有什么兄弟姐妹被人留住了吧……”这就是，郡王的命吗？他慢慢地跌坐回去，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听着院子里李太医的喊声远去。

“怎么样？”高凌波停下手里的茶碗，问道。

“已经得手了。”一个亲随低声说道。

“那程娘子呢？”高凌波又问道。

“您放心，太后是先将程娘子叫到皇宫之后才……”亲随说道，“这来来去去的时间，足够了。”

高凌波点点头，眉间闪过一丝轻松。这一次应该万无一失了吧？世上不可能再有这样命硬的人了吧？就算命再硬也抵不过人算吧？他端起茶碗一饮而尽。

太后的宫里响起哭声。“我的儿啊。”太后亟亟起身，“快，哀家要去看看。”

内侍宫妇们忙搀扶。

“还有你们！快，快让郡王妃回去，都什么时候了！”太后又指着他们，一面狠狠地踱了踱拐杖，“还在哪里自在呢！”

皇后吐了一口气，看着面前安然而坐的女子，忽道：“本宫想，你要想走的话，一定能走得脱。”

程娇娘看她，摇头笑了，“臣妾不喜欢逃。”

皇后也笑了，“谁喜欢逃啊？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是无可奈何的事。”她说着头，你们倒也该成一对夫妻，想当初，本宫也是劝他走，离开这里，逍遥自在去吧，他偏不听，非要留下来。”说到这里，她看向程娇娘，“本宫也只能说说这句话了，本宫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程娇娘俯身施礼，“娘娘能说出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



“娘娘，娘娘。”外边有内侍疾步进来，“太后娘娘要出宫去郡王府了。”

皇后看向程娇娘，“想必郡王府里的人此时插翅难逃了。”她说道，“程娘子，本宫这里就不留你了，若不然这皇宫你也出不去了。”

程娇娘施礼告退。

看着那女子端正缓步退出去，安妃从帘帐后探出头来，“她肯定是早安排好退路了。”她撇撇嘴，“要不然哪能这样波澜不惊的？怪不得程家、周家的人都跑了，原来早有预料。”说到这里又叹气，“人家神仙弟子，肯定能飞出去，我们才是插翅难逃呢。”

皇后看她一眼，嗤笑，“能逃不在有没有翅膀。给你插上了翅膀，你就能飞了吗？”

大街上一队队禁军疾驰而过，街道上的民众被驱散，到处乱跑。

周簋勒马停下，避免被人群冲得踩到谁。

“是宫里的贵人要出行了。”小厮看着仪仗的规格分析。

如今宫里还能出行的贵人只有一个。周簋的面色大变。

“郎君！”小厮看着本要掉转马头的周簋跳下马，迎着避退的人群冲过去，吓得忙喊，“那边去不得啊！”

“郎君，是郡王府那边出事了。”一间酒楼里，亲随指着一个方向低声说道。

秦弧抬头看了一眼，低下头继续斟酒。

“太后此时敢出宫去郡王府，那必然是万无一失了。真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快。”亲随忍不住感叹。

“这还叫快？磨蹭到现在了。”秦弧嗤笑。

亲随笑了笑，再次看向那边的方向，“晋安郡王死不死的，与咱们无关，只是，程娘子她不会有事吧？他们这次可是想要一箭双雕呢。”

秦弧哈哈笑了，将酒杯端起一饮而尽，“高凌波到现在还没看清他要对付的是谁。他以为他能算计到她吗？上一次算计到她的可不是他高凌波！”说到这里他的手攥紧了酒杯。算计到她的是他秦弧！或者说，是她自己！是她自己信了不该信的人！

秦弧抬起头，大口地吸了一口气，将嗓子里那火辣辣的疼压回去。

“那程娘子就是没事了。”亲随说道，带着几分轻松，忽地眼睛一亮，“看，程娘子回来了。”

秦弧猛地站起身来疾步到窗前，看向楼下。一辆马车在混乱的大街上疾驰而过，夏日摇曳的华贵珠纱垂帘随风飘荡，隐隐露出其内端坐的女子。就好像那一次，他也是这般站在楼上，看着大街上在混乱中穿行的女子。那时候他们有年余没见了，却如同昨日才分手一般。而这时候，虽然才几日不见，但却好似一辈子没见了。那一次他抬脚飞奔下楼，一跃坐在她的马车上，对着她一笑，“是我。”而她看着他含笑摇着扇子。

现在跑下去啊，去啊。秦弧的心在呐喊，但脚步却半点没有动，看着街上的马车疾驰而过，眨眼远去。

“顾先生，顾先生，太后来了，整个王府被围起来了。”

这些声音不断地在顾先生耳边响起，顾先生统统没有理会。很快，这嘈杂的声音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哭声和劝慰声。

“太后娘娘，您别进去了，您要节哀啊。”

顾先生吐了一口气，抬起手，袖子里有一个封着的小布包。

“景公公，你我好歹结识一场。”他说道，看着还坐在卧榻边的景公公，“我这里有好东西分你一点，到时候追随郡王时痛快些。”

景公公笑了，“郡王受了这么大的罪，我做奴婢的，哪里好意思图个痛快。”他说道，一面用力地撑起身来，看着卧榻上一动不动如同睡着的晋安郡王，“我还得伺候郡王穿衣裳，我不能让郡王这样晾着……”

屋门被撞开了，一队禁军冲了进来。

“拿下！”他们喝道，将顾先生还有景公公按住拖了出去。

院子里禁军遍布，屋子里的人片刻之后疾步而出，对着轿子里的太后低语道：“已经凉了，什么心跳脉搏都没了。”

“我的儿啊。”太后这才下了轿子，由两个宫妇搀扶着，放声大哭。刚开口，就听外边有人喊：“郡王妃回来了！郡王妃回来了！”

现在回来有什么用！这个蠢人啊，你既然出去了，何必再回来！顾先生看着连滚带爬冲进来的李太医，目光落在他的身后。那个女子端庄漫步而来，就如同她出门时那般不急不躁。

“你，你不知道玮郎如今的身子吗？”太后看着她，竖眉喝道，“为什么还不尽快回来？哀家让你拜谢陛下，不是让你去和皇后说话的！你和皇后说话，你还敢和皇后说话！”她说着又大哭，伸手指向晋安郡王的屋子，“皇后提出过继宗室的事已经逼死他一次了！你如今又去和皇后说这些事，玮郎他唯有以死明志了！”

此言一出，顾先生心里叹息一声。原来，她也是被算计的。

程娇娘看着太后，“娘娘说什么呢，郡王怎么会死？”

太后愣了一下。难道没死吗？她下意识地看身旁的人。这些人说的话怎么会有假！况且那药如何她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

“郡王妃，您还不知道吧，郡王真的不行了。”一旁内侍忙道。

“是吗？”程娇娘问道，“你们进去看过了吗？”

内侍愣了一下。是伤心过度，不愿意承认事实吧。他抬起头带着几分怜惜。

太后也反应过来了，一句话不说抬脚就往屋子里去了。

“娘娘节哀啊，您可不能哭的，太医吩咐过……”两个内侍搀扶着太后，一面哭着劝阻，“奴婢们替您哭，您千万别再哭了……”

太后哪里理会，流泪大哭，“我的儿，你怎么这样想不开，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她一面哭一面看向内室，内室的卧榻上，一个人正慢慢地起身，伸出手，“水……”沙哑的声音响起来，屋子里的哭声顿消，所有的人都停下脚，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

